



【在人间】

小园春光

□高绪丽

气温日渐回暖，城市里的春天好像才从漫画书上照搬下来，柳树绿，樱花粉和迎春花黄，处处荡漾起属于这个季节的色彩。

我披上从城市的春天里沾惹了数不尽花瓣的长衫，匆匆回到乡下。车子在村道上穿行，一垄垄返青的麦苗排成阵列列队欢迎。被农人用铁犁刚刚翻过的土地，经过阳光的曝晒，充斥于鼻腔中最多的是来自泥土的深沉气息。

从一座桥上下下来，河道两岸的柳树树影婆娑，几只棕灰色的鸭子在水里划着柳树倒影慢慢游走，想来贺知章当年也是不喜“一日看尽长安花”，才会写下“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的诗句。

母亲手提一桶水要给门口的小园浇水，正巧遇到刚从车上下来的我，她脸上扬起掩不住的笑意，嘴上却不饶我：“要回来怎么不提前说声？”

我也笑了：想回来，又想不起来到底要回来做什么。后来再想，不如就在门口的杏花树下坐坐也好。

相较于城市里紧锣密鼓的烂漫春花，春风在空旷的田野里奔跑倒显得更加自由。前天一场雨的到来，门口杏树上的杏花落了大半，现在更是除了残花败蕊和刚长出来的新鲜绿叶，实在称不上光鲜亮丽，不过也恰恰应了一种独有的美感，至少不是千篇一律。假如细看，还能够叶片中间看到个别圆鼓鼓的小青杏，心中便有了更加具象的幸福感。

杏树下有个长长的石条凳，父亲从地里干完农活回来，喜欢在晒得热乎乎的石条凳上坐一会儿，抽根烟，卸下浑身的疲惫后再进屋。我回来后也喜欢先到这石条凳上坐一会儿，抖一抖身上从城市带回来的嘈杂，安静地看一看前面被岁月剥蚀过的老房子，发一会儿呆，数一数有几栋房子的瓦缝里长出了草，数一数有几个窗户大敞着。瓦缝里长草应该是多年没有人居，窗户大敞，让春风带着田野的气息吹进屋子里，屋子里那张已经堆满褶皱的面孔看起来才不至于衰老得那么迅速。

石条凳的前方就是我家的小园，平时主要靠母亲打理。小园靠边种了两垄韭菜，再往外分别是蒜苗、洋葱和用塑料薄膜盖着的一垄土豆，靠近路边那里还留有一些空地。等天气再暖和些，母亲就会把

在家里窗台上用一袋袋沙土亲手培育的芸豆苗、黄瓜苗和西红柿苗移栽到这里。到那时，小园会更加拥挤，更加热闹。高中没毕业的母亲不擅长咬文嚼字，但她还是喜欢把春天的小园看作她一年里的稿纸。只要有时间，她就会像一个移动的标点符号在这张稿纸上挪动，她用心打量每株小苗，给它们浇水和培土，因为她知道这个小园里长出来的蔬菜最后大多会送到她的孩子们的餐桌上。想到这，她干起活来好像更加卖力了。

我坐在石条凳上打量眼前的小园。园里空地的泥土应该被父亲刚翻过，散落的几棵蒲公英开出一簇簇娇嫩的黄色花朵。韭菜根附近被用细白的沙子盖得整整齐齐，没有一棵杂草，叶子有指头宽，颜色浓绿。母亲拿上镰刀，蹲下身割韭菜，割完还不忘用旁边的细沙子把留在地里的韭菜根盖好，嘴里念叨着：“韭菜见沙，孩儿见娘。用不了几日，下茬的韭菜又能长出来。”

母亲把割好的韭菜放到石条凳前，她从小园里出来后坐到石条凳上择韭菜。门前宽敞，又被清扫得利落，坐在杏花树下的石条凳上，不仅能遮阳，还能看到很远的进村路。儿时的我无论离家还是从外面归来，母亲常常站在这里用无以言说的视线与我互相纠缠，而我也早已习惯把风筝的线交到母亲的手里，任她紧一紧、松一松，再紧一紧。

母亲也在打量她的小园。她也许正在心里盘算到底要把西红柿苗种在小园的左侧还是右侧，因为母亲跟我提过，她在沙土里种的那些西红柿苗是我爱吃的小西红柿。我随口的一句喜好，总是被母亲记在心里。

我从割好的韭菜堆里抽出一棵根部粗壮的韭菜，用手沿着韭菜根往叶子轻轻一拭，然后把整根韭菜塞进嘴里，浓郁的辛香瞬间弥漫在整个口腔中。想起住在城里，我在厨房的水龙头下清洗买来的绿色韭菜，有时也会塞一棵韭菜入口，当时除了清晰单薄的辛辣味外再无其他。现在，我从韭菜堆里抽出一棵塞进嘴里，又尝，原来那种浓郁的辛香入腹可以调动起身体里面每个活跃的细胞，让我很快清醒地认识到：“春天是欢乐的，无论草木、飞鸟、昆虫或孩子都能感受到欢乐无比……”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烟台作协会员）

【有所思】

槐花下的流年

□付希平

槐花开了！真的开了！早上起来，我拉开窗帘，看到门前槐树上挂着一簇簇白花花的槐花，昨天还是一串串麦粒一般大小的花苞，没想到一夜之间悄然绽放！我急忙穿上衣服，来到树下，想要攀爬上去。我想让父亲看看槐花。

“等到槐花开了，我的病就会好的。”父亲躺在病床上，不止一次地说。我知道，他的病是不会好了。病重卧床一个月，医生用尽了所有方法，但他的病情仍然继续恶化。我无奈地等待着那个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心里万分痛苦。

父亲一直喜欢槐花。记得小时候，我家住在县城机关宿舍院里，家门前就有一棵槐树。每年春天槐花盛开的季节，父亲总要摘取一些，和上玉米面，有时还有豆面，蒸一锅窝头。一家人围坐在小饭桌边，有说有笑，享受着香甜的槐花美食。有时候还会送一些给邻居。槐花，对我来说，是春天最美好的记忆。

若干年后，我搬进新居。父亲偶尔来我家中小住，看见小区里正在栽种树木花草，便若有所思地说，种点槐树吧，槐树好啊。

一个休息日的上午，我和父亲在家品茶聊天。窗外，一树槐花开得正盛。一阵香甜随着春风飘入室内，与茶香融在一起。我深吸一口气，肺腑之间充满香甜与清爽，妙不可言。

我问父亲：“您为什么这样喜欢槐树和槐花？”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把头转向窗外，良久，喃喃地说：“你爷爷喜欢槐树，咱们家院子里也种了几棵。我小时候每年都吃槐花，真好吃……”我看到，父亲眼里隐约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我又问：“您想爷爷奶奶吗？”父亲面色凝重起来，不再说话。

从此以后，每当我看到槐花，眼前就会出现父亲那忧郁的眼神。后来，看到一位当代诗人写的《咏槐花》：“又见槐花盛开时，从前一幕又长思。忆回童小食香味，似是身旁这一枝。”我想，父亲喜欢槐树、槐花，一定寄托着他对他爷爷奶奶的怀念吧。

父亲一生喜欢食用蜂蜜，尤其对槐花蜜最为钟爱，所以，我时常给他购买槐花蜜。有时买了其他品种的蜂蜜，哪怕是更优质的，他喝了以后，摇摇头，说：“还是槐花蜜好喝。”

父亲病重住院后，我跟医生说，用最好的药，最先进的医疗手段治疗，争取治愈或者是延长父

亲的生命。可是，父亲似乎不太关注自己的病情，依旧惦记着槐花，几乎每天都问我：“槐花开了吗？”我有点不解。于是，我从网上查询了一下槐花的词条，果然有了发现。自古以来，槐花确实可以入药，有清凉止血、清肝明目等功效。我明白了，粗通中医的父亲，对槐花的喜爱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怪不得他说，等槐花开了，他的病就会好起来的。但我知道，槐花不可能治好他的病，只是他的牵挂罢了。

医生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要亲属做好准备。入夜，我坐在病床边，看着父亲瘦削苍白的脸庞，轻轻地呼唤他。他微睁双眼，双唇紧闭，没有一丝声音。医生说，父亲进入了昏迷状态，感觉不到外界的信息。我转头又看生命体征监护仪，上面的心跳、呼吸、血压和血氧正在逐渐下降。我恳求医生再想办法，等来的，却只是他遗憾的眼神。

当我把目光又转向父亲，发现他的喉节动了一下，嘴唇也微微张开，我赶紧把头伏下去，耳朵贴在他的嘴边，希望听到他人生最后的遗言。父亲似乎是用尽了全部力气，说出几个字：“槐花开了吧？”我含着眼泪，回答道：“开了！槐花开了！”

父亲长出一口气，没有了一丝声音。我转向监护仪，上面的所有数字归零，心跳波形成为一条直线。

医生、护士开始拆除监护仪和各种设备，我默默地站起身，走到病房窗前，望着月光下那几棵槐树。我为了宽慰父亲，对他说了假话，让他带着欣慰与满足走了。但是，槐花到底还是没有绽放，我忍不住长叹一声。

一转眼“头七”到了，我和家人按风俗准备好了供品，要到父亲墓前祭奠。我心里仍然有个结没有打开：如果槐花开了就好了，我可以将其作为最重要的供品放在墓前，弥补我对父亲的欺骗，让老人家在天国享受槐花的芬芳。

也许是心诚则灵，也许是时节已到，更像是上苍的眷顾，今天早晨，它们竟然开放了！这让我喜出望外，终于在墓前献给父亲槐花了！

祭奠结束，回家的路上，一排排槐树静立两旁，白色的槐花低垂着头，仿佛也在向亲人告别。我仿佛回到了儿时，见到了老家的大槐树，见到了父亲……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

【浮世绘】

揍伴伴

□火锅

和一男一女两位货真价实的发小吃了一顿饭。四十年未见，大家都是尘满面鬓如霜的中年人了。男发小长相，动作都和他爸爸当年一模一样，故老觉得在和他爸吃饭，这感觉相当怪异。估计他看我也会有同感。

男发小说：一年级刚开学，学校里发铁皮文具盒，大家排队领。他老远就相中了画着“狐假虎威”寓言画的盒子，可是眼巴巴看着被女发小领走了。他对自己领到的笔盒子很不满意，绿绿的柳条，黑色的小燕子！一个小男孩不稀罕这样柔美的笔盒子。

女发小说一中家属院南门有个圆坛子，坛子中间立着一座雕像——这点和男发小都没印象，也许曾经有过，后来拆掉了。大家在坛子上跳跳下，还玩捉迷藏、跳房子、丢沙包、跳皮筋、摔三角。三角用烟盒子叠，有的烟盒子纸软，上来就会被人盖翻。我们三个凑了凑，记得的牌子有大前门、菊花、红砖、青松、大鸡。大家还玩抓石子，配合一个乒乓球。有的小孩有一副羊骨头当石子，这很厉害了，相当于现在孩子们的豪华游戏装备。羊骨头还要郑重地染成红色。当时大家还玩“揍伴伴”（音），其实就是“做伴伴”，老家方言“做”讲成“揍”，比如“揍衣服”“揍饭”。“做伴伴”也就是过家家。男发小说，有一次他在揍伴伴里当好人，后来发现当坏人可以抱女孩，有个当坏人的男孩一下子把女发小抱走了。他心想还有这等好事？下次就要求当坏人，果然把女发小抱起来了，结果被女发小妈妈看见了，一顿好熊。女发小对此毫无印象。

男发小还记得女发小七岁离开一中全家搬到济南的时候，院子里开来了一辆特别大的绿色卡车。

女发小和我当时形影不离，我们是一排平房的邻居，她说我妈最喜欢她到我家去吃饭，因为她皮实，吃东西香，我则塞不进去东西，但她吃我就跟着吃。她还记得我妈搂着我俩睡觉，一边一个搂着。

现在我们的家属院了无痕迹了。大家都去寻过旧，唯一可参考的坐标就是一中西邻的文庙。文庙里有一棵经历了几百年风霜刀剑的老树，树上爬着一根巨大的紫藤，夏天开一嘟噜一嘟噜紫色的花。

女发小是“社牛”，没有她不认识的人——小时候她哭笑都比别人响。饭馆在后宰门街，出来之后我们随便在小巷子里走了走，她就遇到了老房子里住的同事。同事热情地拉我们进去参观石头垒的老房子。在济南生活三十年了，这还是第一次进到老房子里面。屋子里挂着上世纪80年代的婚纱照，在我们小城，当年最时髦的年轻人才有那样的照片。

回到家来仍有点恍惚，老公孩子变戏法一样出现在家里。他俩偏偏还对此一无所知，理直气壮地存在着，令人气愤且愕然。

（本文作者为文学博士，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